

晚秋之味

肖复兴

前天去颐和园画画,疫情暴发以来,第一次去,游人很多。过知春亭,刚穿过文昌阁城门,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飘来。如此浓香,很少见。四下寻找,在文昌院大门前,看到一棵桂树,枝干清瘦,不足一人高,栽在盆中。是一棵金桂,花所剩不多,毕竟已经过了寒露,这样的节气,花儿还残留在枝头,也不容易了,属于典型的迟桂花。而且,零星的残花,细如米粒,居然还能散发浓郁沁人的香味,弥漫四周,就更是难得,大概只有桂花做得到。

在谐趣园,我坐在刚进门旁的游廊里,画远处的知鱼桥,满池枯荷,托着蜿蜒的石桥,有些萧瑟。看见廊前一位老太太正打开一个宽口的保温瓶,从瓶里往一只袖珍的杯子里倒什么东西,她的身边是坐在轮椅上的一位老爷爷。一股清香的味道飘来,甜丝丝的,不是糖或蜜的甜味,而是若有若无的清香。

老太太把杯子递给老爷爷,发现我望着他们,浅浅一笑。我问她:您这做的是什么汤啊?这么好闻!她把保温瓶端起来给我看,我看见里面有莲子,晶莹剔透,滚动如珠,并没有煮开花儿,我连连夸赞她煮的莲子这么精致好看。老太太得意地让我再看看还有什么?我才发现还有荸荠和菱角。老太太对我说:这叫“湖三鲜”。咱们北京有卖荸荠和菱角的,少见卖鲜莲子的。做这“湖三鲜”得用新鲜的莲子才行,这是我女儿从湖南快递来的湘白莲!湘白莲哟!老太太又强调了一遍,流露着几分骄傲,为她煮的“湖三鲜”,为她的女儿。

老爷爷仍在喝“湖三鲜”,老太太一边凑过来看我画画,一边聊起来。原来,老爷爷最喜欢到谐趣园来,几乎每星期都要来一趟,好在他家离这里不远。又知道,他们女儿小的时候,老爷爷常带女儿到谐趣园来玩。说到这里,老爷爷回头说了句:那一次,她在桥边的长廊上跑下来,摔了个跟头,摔掉了一颗大门牙!然后,他举起空杯子对老太太说:再来点儿!老太太赶紧又倒了一杯“湖三鲜”,清甜的味儿,冒着热气,争先恐后地涌出来。

出乐寿堂,到长廊,游人最多,到处是旅游团的小旗子飘扬。我又坐在长廊前画对面的藤萝架。春天的时候,海棠花落,这里开满一架紫色的藤萝花。现在晚秋,只剩下藤萝架,我一边看一边画,忽然,闻到一股橘子的香味,湿润而清新,是刚摘下树、刚剥开皮的橘子味道。北京此时卖的橘子,没有这种香味。我不禁脱口说了句:哪儿来的这么香!抬头一看,有位中年女人站在我身边,正看我画画,手里拿着一只剥开皮的橘子,几瓣橘子如一朵盛开的莲花。见我望她,冲我笑了一下,跳下台阶,跑到旅游团的小旗下,不一会儿,又折身跑过来,递给我一个橘子,什么话都没说,又跑走了。

橘子真的很香,而且很甜。晚秋的风吹过,仔细品味,风中有各种香甜的味道。

微小说

苹果的事

李海燕

月亮从东山悬了起来,有一层乱麻一样的薄云,在月亮的脸上撕扯着。史志刚坐在果园的一棵苹果树下,皱着眉头望着满树的苹果,手指间夹着的一支烟已烧到烟“屁股”,烫到了手指,他才猛地一激灵,烟头被甩了出去。

廖秀敏已经走了,就从史志刚果园旁的一条羊肠小道走的。她好像看了他一眼,他赶忙把头扭到另一边。

那会儿,史志刚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廖秀敏在三叔的果园里做直播。太阳落山了,他听见廖秀敏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跟三叔说话:三叔,明天果子一定要选好,劣等果千万不要入箱,斤两要足,下午三点钟快速来车拉。三叔高兴地应着:放心吧,大侄儿媳妇。

透过苹果树的缝隙,史志刚看见廖秀敏拿着水杯喝了几口水,然后把手机、水杯、手机架等收到帆布包里,背在身上。史志刚几次张嘴想喊声大嫂,但话在舌尖儿上打了个滚儿后,又咽回肚子里。

史家沟村是远近闻名的苹果村,几乎家家栽种苹果树,史志刚的苹果园是全村最大的,有5亩地之多,每年的苹果产量都在几万斤左右,收入不菲。今年的苹果收成赶上大年儿,史志刚目测了一下,得超过往年不少。收成好本是件开心的事,可史志刚却有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前村里人都羡慕史志刚,可自有了直播卖货,传统的售卖方式受到了冲击,史志刚成了村里卖果难的一户。而村里第一个搞直播的人,竟是自己的大嫂廖秀敏。史志刚一想到廖秀敏有些沙哑的声音和那一脸的褶子,心里就有一万个不服气,哼,扔了五十往六十奔的人了,还这么争强好胜。

但不服气归不服气,去年,廖秀敏不仅卖掉了自家果园的两万斤苹果,还帮村里很多人家卖了苹果。因为史志刚跟大嫂廖秀敏有过节,他不可能去求她,他和媳妇开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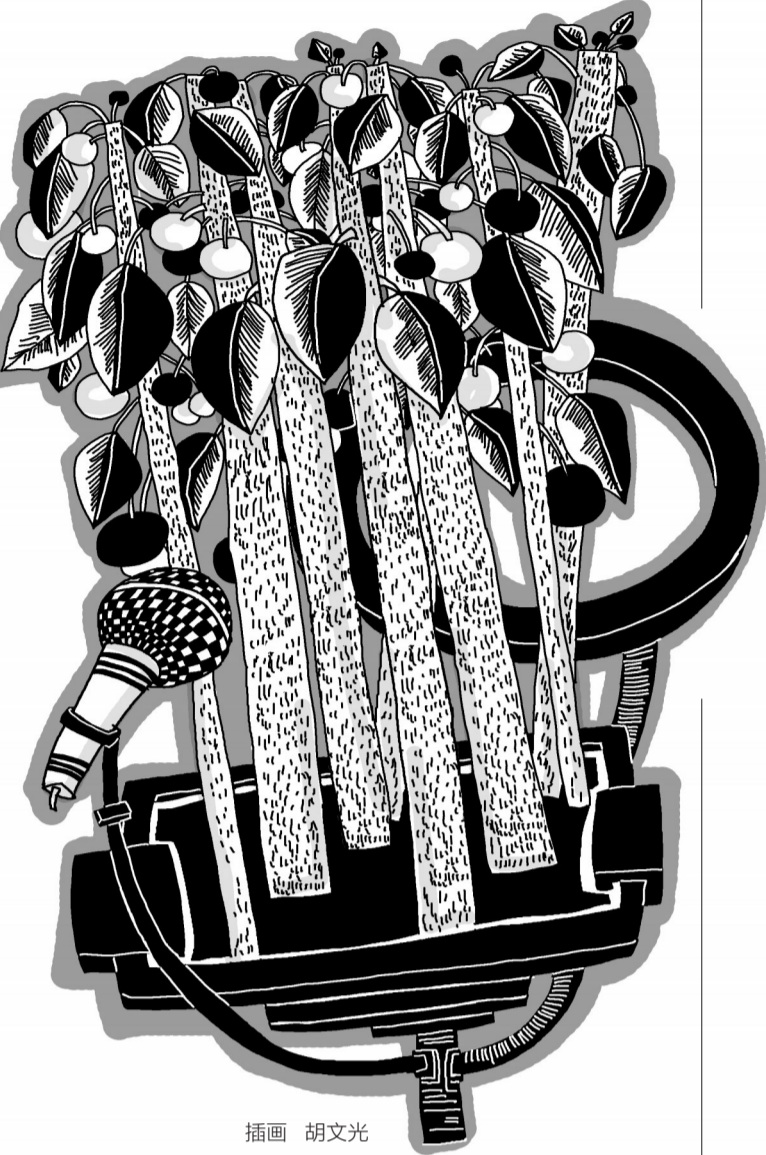
轮车走街串巷卖了一个多月,辛苦不说,价钱也不稳定,时高时低,最让他恼火的是,最后还剩下2000多斤苹果没卖出去。三叔曾找他谈,一家人有啥过不去的,找找你大嫂,让她帮你把剩下的果儿卖了。史志刚把脖子一梗说,就是烂了,我也不去求她。

今年果子刚到采摘时节,廖秀敏就开始直播了,听说还带了5个徒弟,刚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卖了5万斤。史志刚前一天摘了5篓苹果,吆喝了一天,才卖掉3篓。傍晚,史志刚把三轮车开进院子里,看见隔壁三婶正在门口逗孙子玩。三婶说,5篓都没卖了啊,你大嫂今天给我家卖了1000斤,还是直播卖货好,志刚……没等三婶儿说完,史志刚一声没吭就进屋了。媳妇巧云满脸阴沉地坐在沙发上,看他进来,一声没吭。史志刚小心翼翼地问,媳妇儿,做饭没?巧云瞪他一眼,答非所问地说:要不是你当初跟大嫂较真儿,咱能成为全村人的笑话吗?

史志刚看着媳妇,眨了两下眼睛说:你别生气,你要是愿意找我,我也不拦着你了。巧云说:要去你去,当初是你惹的大嫂,7年了,两家都没走动,我可没脸找人家。

你……巧云眼珠子一瞪:我……我咋了?当初是你说的,我要是再跟大嫂走动,你就休了我。史志刚的喉咙像被一团东西堵上了,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来,看了媳妇一眼,蔫蔫地走出了家门,往苹果园走去。

7年前,史志刚的大哥在城里建筑工地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人就没了,包工头给了18万元的抚恤金。当时,史志刚的老妈还在世,跟史志刚一起生活。他认为抚恤金应该分给老妈一份儿,跟廖秀敏商讨数次,廖秀敏只肯每月给婆婆生活费,说大份的钱一扯开就存不住了,还要存着供两个孩子读书。当时大哥的两个孩子一个刚



插画 胡文光

上大学,一个刚读高中。最后,史志刚和大嫂争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直到廖秀敏答应独自赡养婆婆,此事才告一段落。自此,史志刚跟廖秀敏老死不相往来。

那些乱麻一样的云终于被月亮甩在了身后,八月十六的月亮,看着比十五的月亮还要圆、还要亮。史志刚深吸一口气,站起来握紧两只拳头抽了抽腰身,顺着白天廖秀敏走过的那条路出了苹果园。

史志刚没回家,直接到了廖秀敏家门口。站在大嫂家门口,他正在犹豫,嘎吱,廖秀敏推开了前门,像是知道他要

来似的,对史志刚喊道,进来吧,还傻站在那儿干啥?

史志刚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大嫂的屋门。

大嫂,我今天来……

巧云已经跟我说了,明天先给你装走500斤。我得先看看你的表现,如果有差评,就没以后了啊。再有,等钱返回来,先给巧云买一部智能手机,我教她直播。

史志刚忍住笑,右手举到耳朵那儿,给廖秀敏敬了个不太规范的礼。是,小弟遵命!廖秀敏憨住笑,使劲儿拍了两下史志刚的肩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

牛河梁上

(组诗)

赵悦

石器

它开始永存
从那时起
薄薄的石刀人工磨成
五千多年的推移
粮食、作物早已泯灭

扒开泥层
只有石片尚存
而我要怎样
才能从思想泥层中
挖掘出锐利的石片

牛河梁上

现在是叶落知秋时节
我站在牛河梁上
感受红山文化的力量

女神头像彰显了原始文明的锋芒
玉石、玉器代表了高贵的形象
石桥、石船体现了当时农业的发达
这些文化的瑰宝
在神话般的墓家里
深深埋葬

不过
不论埋多久
传承的文化
都不会变质发黄

为什么叫牛河梁

我们一群爱诗的人
结伴而行
相约在牛河梁
领略沿途的美景

观光车里塞满了人
讨论着牛河梁的风景和历史
只听见热烈的讨论声中
有一个稚嫩的声音问道

这里为什么叫牛河梁
是啊,我们常提到的地方
它的来历,又有几人揣摩



插画 董昌秋

母亲的村庄

齐林

对于游子来说,村庄是乡愁的源头。“乡愁”这个词似乎很难形容,不论是席慕容在诗中刻画的“一种模糊的怅望”,还是麦卡勒斯笔下混合着孤独的怀旧,都不能精准地对它进行描述。为什么我们会乡愁?为什么故土让我们魂牵梦萦?说不清,道不明。

我只知道,我的乡愁永远在那个叫查干朝鲁台的村庄里,因为那里有我的母亲,那里有我曾经最美好的童年。这些年来,村庄一年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唯独查干朝鲁台这个名字,像被时光凝固而成的石头,始终如一,没有改变。

查干朝鲁台,汉语意思是“有白石头”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村庄是宁静的、温文尔雅的。春天,风的声音掠过山坡,一路窃喜着奔向村庄。村庄的声音,从窸窣窸窣的风声开始,从淅淅沥沥的雨声开始,从泥土的气息与庄稼的呼吸开始。那种缥缈的声音,那么生动亲切,把村庄的温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蔓延开来。

早晨,高高低低的炊烟升起,在村庄上空缠绕来绕去,青黛的远山在乳白色的雾霭中出没,村庄里的红瓦屋脊和蓝色的彩钢瓦在大山的褶皱里与青

黛的群山相映成趣,犹如一幅清新的水墨画。

村庄最美的季节是夏天。一种翠绿的色彩,一种鲜活的声音,从每一朵小花、每一棵小草里迸发出来;燕子飞来飞去姿态,裁剪出村庄的温馨与鲜活。雨季过后,村庄后面的松林里会长出一茬茬的蘑菇,山里人大车小车载来松林里捡蘑菇,好多人家可以卖上数千元。也有那些勤劳的有心人采松花粉,刨黄芩,然后到集市上卖钱。漫山遍野的松林,就是村庄的“聚宝盆”。

农忙时节到了,机耕的轰鸣声让村庄充满希望与喜悦,宁静的村庄也会像遥远城市一样骤然间变得喧嚣起来。公路上车辆往来,各种机动车呼啸而过,摩托车、农用三轮车、四轮播种车、铲车、大翻斗车、各式小轿车……车轮与地面摩擦过后荡起的声音飘过树梢,飘向村庄后面的山峦。站在田野里,广阔的大地与天籁和弦,伴着咩咩的羊叫、哞哞的牛叫、鸡犬相闻,村庄就像铺陈于大地上的宽幅农耕长卷。

村庄原本是没有公路的,而现在,查干朝鲁台却被一条伸展向远方的黑色柏油路与城市连接起来。村里来了“第一

书记”,他带来了“美丽乡村”项目,国家投资数百万元改变了村庄的环境与面貌。村里的土路换成了坚硬的水泥路,就连我家门前的土路都修建成了3米宽的水泥路。村庄被按下了“美颜键”,村庄中间的主路路面宽阔,一排排太阳能路灯、橘黄色的金叶榆和裁剪齐整的树墙伫立在道路两旁,家家户户临街的门口都种植了各种各样的花卉,真是色彩缤纷、争奇斗艳。每隔几十米还修建了垃圾池,村里有专门的保洁人员每天清理垃圾,跟城里的小区没什么两样。夜晚,路灯明亮,文化广场上舞曲铿锵,人们尽情地跳着广场舞,孩子们骑着自行车在路边嬉戏。村庄,完全可以与城市媲美。

村庄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变化,以至于每一次从城里回来,竟让我不敢相认。

身在他乡,有关村庄的一切都变成珍贵的回忆。在他乡,脑中时常回响起母亲唤我乳名的声音。遥远的村庄,就像一棵根植于心底的老枣树,枝丫参差,红枣盈目。离开村庄的日子,会不由自主地想念村庄的潺潺流水,想念长满了野草与野花的草滩,想念山峦和田野,想念村后的松林,尤其

想念儿时的玩伴与乡亲们那质朴的笑脸。虽然人离开了村庄,但心却从来没有从那个叫查干朝鲁台的村庄里走出来,那里无疑就是游子梦中的家园。

母亲80岁了,一直跟弟弟一起生活。每次回乡,都要听母亲讲一讲村庄里的新鲜事。说完后她都会唏嘘感叹。近几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来了许多,他们在政策的扶持下返乡创业了。乡亲们不但温饱无忧,而且生活越来越好。

每次回到家乡,先陪着母亲吃一顿饭,炕头上,陪母亲说一会儿话,然后,左邻右舍看见我归来,都热情地问长问短,东家叫、西家请,只为喝一杯酒,唠几句家常,让我感受到那剪不断的浓浓乡情。

对一个村庄为什么会如此地眷恋?我终于明白,因为,那是母亲的村庄。离开村庄,回城住上一段时间,虽然有电话,有微信视频,但我还是不经意间想念老家那熟稔的院落,想吃母亲做的饭菜,想坐在温暖的炕头上与她面对面地说说话。

我不停地在城市与村庄之间奔跑,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到城市。但母亲的村庄啊,是我永远无法割舍的乡愁!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组诗)

张笃德

断桥上的弹孔

一个个大睁的眼睛
聚焦战争 凝望历史
透过时空看世事变迁

剧烈的轰炸和绞杀的阴谋
特定的地点 桥梁的脊柱
何止桥梁
乃一个民族的血脉
何止脊柱
乃一个国家的精神桅杆

射击 轰炸 一次又一次
像蚯蚓断裂又接续
如春草倒下又复生

透过一个个流血的弹孔
看见肉体的钢铁
铸就成永不间断的生命线
是人心力量
高耸起伟岸的骨头

七十年前邪恶的子弹
如鞭在喉
从弹孔望开去
阴云泛起
山雨欲来风满楼

好在 历史给我们留下
一个透视的眼睛
看海天辽阔
人心向暖
看天下大势
云卷云舒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鸭绿江上
浮起的每一朵浪花
都凝结着鲜血和生命
岸边盛开的桃花
是无数英雄在唱诵

谁的青春不留恋花朵
谁的身体不是血肉之躯
支前 防空 架桥 筑路
哪个人的生命不赴汤蹈火
哪个国人把正义握成拳头

七十年前战火纷飞之地
脚印、血汗播撒的种子
开成漫山遍野的桃花

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像绚烂的桃花 从当年
弹片的缝隙中破土而出
从硝烟味的泥土里发芽
演绎和平 大写满园春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一朵朵桃花
就是一个个最可爱的人
一支支乐曲 一首首战歌
为英雄的历史留下颂歌

追忆枪声

枪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追赶枪声的人
已倒在旷野或者战壕里
和鲜血一起凝固成壮丽的山河

追赶枪声奔跑的人
都是勇敢的人
他们努力迎着枪声向前
敌人被他们吓得
调转了方向

那时的枪声密集得似暴风骤雨
只有冲锋的号角飘舞成旗时
清脆的鸟鸣才稀疏响起
终于 枪声远去
直到今天
看一看天空飞过的鸽群
就能感受到和平的笑容

红叶与大地的约定

站在季节的最高点
披上一腔热血染红的嫁衣
你把轰轰烈烈的爱
展示给全世界看

为了赴这个
坚守的约定
你决绝的背影
是大写的绚烂之美

把身心毫无保留地坦陈
自由激情地舞蹈
太阳像送出嫁的闺女
慈爱地为你化好妆容
大地敞开宽厚的胸怀
把你紧紧揽入怀中